

〔美〕 洛克·赫德森 著
莎拉·戴维森



爱滋病患者 死亡实录

1257
好莱坞巨星
洛克·赫德森生活秘史

● 中国电影出版社



Rock Hudson: My Story
by Rock Hudson and Sara Davidson
1986. William Morrow & Co. Inc. New York

内 容 说 明

洛克·赫德森病逝于1985年10月2日。他的死，引起了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巨大关注。这不仅因为他是六七十年代红透美国的电影明星，更重要的，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死于爱滋病的人。洛克·赫德森在病逝前二十多天，向作家莎拉·戴维森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明星的全部生活，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爱滋病患者迎接死亡的真实心理。

责任编辑：无 意
封面设计：乃 萱

爱滋病患者死亡实录 ——好莱坞巨星洛克·赫德森生活秘史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125 插页：3
字数：220000 印数：6000册
1990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106-00399-9/J·0303 定价：3.20 元



我向来是一个不张扬私事的人。我从未想过写书，我从不让人拍摄我的住宅，我从不让公众知道我的真正想法。

现在情况变了。我有许多话要说，而我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我要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因为这是过去绝对没有披露过的。所以我已要求那些最了解我的人——我的真正的朋友们——和莎拉·戴维森合作，把我的故事讲述出来。

洛克·赫德森

1985年9月5日

序 曲

我在1985年9月4日第一次驱车前往洛克·赫德森的住宅。这座名叫“城堡”的住宅坐落在贝弗利区鸡冠道9402号。房子建在一条高高的山脊上，俯视着整个贝弗利山区。天高气爽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边的太平洋和东边洛杉矶市郊的圣迦索里尔山脉。但那天天气不好，黄褐色的云雾遮断了山山水水。

房子外面停放着十二辆汽车。一个金发小伙子在给一辆老式的蓝色旅行汽车上蜡。他叫马尔克·克里斯琴，在1983年和洛克·赫德森一起搬进“城堡”的。他看上去象个冲浪运动员，发色浅黄，袒露的胸膛晒得黑黑的。不久前，赫德森要求他搬走，但他不干。他搬到车库后面的演出厅里睡在一张两用沙发上。

我按响了大门的门铃，洛克的私人秘书马克·米勒打开了雕花的木门。米勒是个大个子，当过歌剧演员。他表示欢迎并带领我参观了住宅和花园。“城堡”有两个起居室，两个大门，一个配备有真正的舞台和脚灯的演出厅，一个蒸汽浴室、健身房、游泳池，四个壁炉和六个制冰器。但只有两个卧室。一个是洛克的，另一个由汤姆·克拉克占用，他在克里斯琴之前和洛克同居过十年。汤姆和洛克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医疗中心宣布洛克得了爱滋病的消息后重又同居。当洛克于八月间回家时，汤姆也跟来了。

汤姆在堂皇的楼梯脚下迎接我们。他和洛克差不多高，白发，蓝眼睛充满活力。他坚信洛克会康复。“我相信奇迹，”他

说。“我们会走运的。”他佩戴一枚圆徽章，上面有“我爱洛克”字样，“爱”字用一颗心来代替。

马克·米勒带我去厨房，他说，“什么事都会发生。”他向我介绍管家詹姆斯·瑞特，瑞特说一口漂亮的英国话，牵着一只狮子狗，身上缀有一个红色的蝴蝶结。詹姆斯旁边的是园丁克拉伦斯·森本，一个相貌庄严的八十岁的日本人，他正在给自己做一个奶油冰糕。在他们后面靠桌而立的是洛克·赫德森。

洛克穿一件浅蓝色睡袍。他吸着雪茄，在拆看邮件。他拿起一封电报，向我摇了摇，高兴地说，“宝贝来啦。”他打开电报——是纽约的一个影迷打来的，劝洛克试试中草药。洛克把它扔在邮件堆上。然后他伸出胳膊——苍白、结实、笔直，动作僵硬地和我握了握手。“到起居室去，我们谈谈。”

即便在燠热的九月里，洛克仍穿着厚袜，还让人插上电暖炉。他坐在一张带套子的特大的椅子上，佝偻着身子，显得很不舒服。他的脸庞瘦得露出了骨头架子，眼睛底下垂着灰黑色的眼泡。他把双腿叉起又放开，看着我，等着。

我已会见过洛克的律师，他在纽约的业务经理和出版人以及马克·米勒。我们知道洛克已不大可能给我通常写一个人的传记所必需的采访时间了。洛克已告诉米勒说，“你知道全部情况。恐怕得由你来替我说了。”

我问洛克为什么决定出这本书。“写我的东西乌七八糟出了很多。我该说说我的故事了。该把事情搞清楚。”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写点东西。我问为什么不写呢。“因为我不会写。”他停顿了一下。“我的意思是说，要写就他妈的要写好。”

在正常情况下，我要和洛克一起呆上几天之后才开始采访。但如今时间宝贵，于是我掏出提纲，开始提一些我认为是无伤大雅的基本问题。他用简短的词句作答，说说停停。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当演员的？”

“我一直想当演员。在伊利诺斯州的温特卡，我在那儿长大

的，这是闻所未闻的事。你可以去当消防队员。当演员，不敢想的。”他说当他初来好莱坞时，简直傻帽一个，看见有人穿着夜礼服乘公共汽车去二十世纪福斯公司，“我以为他们是明星！”他吃吃地笑起来。“他们是跑龙套的。我就这么傻。”

他不响了。突然他大叫一声：“来吧，开始吧！”我以为他是指继续采访。但是他说，“我的痔疮。简直受不了。”

“你要吃药片吗？”汤姆·克拉克问。

“不，还不要。”

“好。我也不想让你吃。”

洛克谈到他的第一个代理人亨利·威尔逊，是他给他起了洛克·赫德森这个名字。“我至今听着不顺耳，”他说。“我觉得自己叫洛埃。”

电话铃响了。洛克的眼睛转向电话机，看来他必须使劲克制自己不去接电话。后来我才知道洛克很喜欢接电话、应门、拆阅邮件，尽管接待工作是有人来管的。洛克盯着电话机，直到铃声停歇。

“怪人，那个亨利，”他说。“自我中心。他认为自己是万事通。他开始时对我有帮助，后来便发懒了。他不先作策划。他困守在办公室里，干等电话。我最后对他说，‘你挪挪屁股吧，该出去拉拉生意了。’他说，‘干吗呀？你一直在干活啊。’”

洛克掐灭了他的雪茄，立刻点起另一支。

“我告诉他，不能这么说，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已经不拍那些我认为毫无意思的戏了。”

我问他哪些是他认为他最好的片子。

“《巨人》、《瞬间》、《枕头风》、《情人归来》。我喜欢喜剧。我得向桃丽丝^①学习……谈谈怎样掌握技巧！如果我必须和，譬如说雪莉·温德斯，合演一部喜剧，那是苦差使。她不滑稽，

^① 指好莱坞女星桃丽丝·戴。——译者

她却自以为滑稽。她的嗓音尖得要命。嘿、嘿、嘿。跟一个不知喜剧为何物的人合演喜剧——碰上杀手啦。但是桃丽丝是内行。”

我们又谈了半小时，洛克开始面有倦色。“真难啊，”他说。“我坐在这里，搜索枯肠，什么也说不出。”

我告诉他我住在附近，他精神上来时，无论白天或晚上，我都可以招之即来。他表示感谢。“有这个自由就好。”他站起来，汤姆伴着他，慢慢地、僵直地登上楼梯，回到他的卧室去。

我离开屋子时，管家詹姆斯正急匆匆地穿过院子，他一丝不挂，只裹了一条毛巾。我驱车出了大门，心情混乱，晕头转向。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最离奇的场面了：新情人和老情人在客厅里擦肩而过，老情人要求复位而新情人拒不让座。朋友们在起居室里喧哗笑闹，谈天论地，而那位电影明星则因染上了我们时代的瘟疫而奄奄待毙。八十岁高龄的园丁在厨房里吃冰糕。管家身上只裹一条毛巾。我撞进了一个什么世界啦？

在此后的四个星期里，我几乎天天上门，在洛克有精神时便和他交谈。慢慢地我开始卷进了正在那里演出的这场话剧。这所房子确实是一座“城堡”，充满了阴谋，明争暗斗，拉帮结派，悄声密商，隔墙有耳，策划篡夺王位。一个朋友说，“那座房子里的气流充满了危险。你永远搞不清谁在跟你说什么，出于什么动机。”

洛克死于1985年10月2日，遗体立即火化。我去“城堡”参加了追悼仪式，几百位来宾喝着甜酒，吃着辣子，听着墨西哥音乐。第二天我和他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登上游艇去卡塔林那海峡。灭了火，在一片肃穆中，汤姆把洛克的骨灰洒入了海洋。我们撒下鲜花，花朵浮在水面上，形成一个漂亮的花环，骨灰则散成一片灰色的云雾，然后沉没不见了。

葬礼结束后，我继续干我那桩把洛克·赫德森的生平连缀起来的工作。开始时我茫无头绪，不知道这桩工作该有多么复

杂，多么迷人。使我吃惊的是人们对洛克·赫德森的爱是何等之深切，不仅是影迷们，而且还包括相当多一批朋友。我在他死后看到的不是形式上的悲悼，而是真正的穿心透肺的痛苦和哀伤。

对于他的朋友们来说，洛克拥有某种独特的东西：唯有他能使他们敞怀大笑。他象个孩子，傻头傻脑，让人无所适从。他笑到泪流满面；他特别爱笑，特别喜欢在别人不想笑时逗得他们大笑不止。他的深沉的犹如波涛起伏的笑声和他的开心得颤动不已的高大身躯具有某种感染力。许多女演员告诉我说，再没有比和洛克同台演戏更有趣、更忘乎所以的了。我们一般都能和一两个人笑闹一番，但洛克却能和任何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笑闹得起来。他天生有这种才能，这份光彩。

在银幕上，他塑造了一个心灵纯朴的形象，不让人又爱又恨，不扭曲。他热情、善良和纯洁。他似乎每时每刻都是全身心的：全身心地爱，全身心地勇敢，全身心地悔悟。然而在生活里，洛克一点也不单纯。他善于制造假象，狡猾，不动声色，既能出奇地仁慈，又能极端地冷酷。他象个魔术师，在不同的人面前有不同的面相。和洛克相交了三十五年的演员兼作家乔治·纳德说，“根本就不存在洛克·赫德森其人。有许多个洛克·赫德森。他对人投其所好，为讨得对方欢心可以不惜一切。观众愈多，他的表演就愈单调乏味。”

洛克·赫德森极少对人，那怕是对他的情人们，谈论他内心的感受。他从不夸夸其谈地讨论人际关系或精神状态的问题。他从不怨天尤人或承认心里有事。“即便有精神痛苦，谁也看不见，”纳德说。

洛克开玩笑、玩游戏、听音乐、搞园艺、滑水橇和开怀大笑——总是大笑不止。热情和爱情是在无言之中传达的。朋友有难，他第一个出来帮忙，无论是收拾行装、搬动家具、抄起家伙把谁家的房子从泥石流里挖出来，他都是第一个动手的。

他为了带朋友去治牙，可以从片场早退。但是他不会让那个朋友知道他那天晚上想要干什么、有什么计划或要到哪儿去。他那张没有表情的宁静的脸让人们以为他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乡下小伙子。其实这张快乐单纯的脸是他精心制作出来的一件工具。

想要了解洛克·赫德森就如同想要穿透一座狮身人面像。我对他的一生观察愈深，那些生活细节便变得愈加神秘和令人不安。每天都有惊人发现，有需要解决的新矛盾，不用多久，我脚下就没有一块可供立足的坚实土地了。就象是踩上了一片蜘蛛网。

我发现没有一件事情是表里一致的。即便是洛克跟十个人说过的同样的话也不一定是真实可靠的。他喜欢保密，似乎乐于让人们以假当真。洛克常常和不同的人讲互相矛盾的故事，我只好求助于记分法：几个人说是，几个人说非？然后我掂量各个消息来源的可信程度，苦思冥想洛克的动机是什么。

当我去寻访那些和洛克有过暧昧关系的男人时，我觉得象是在会见不同年龄的同一个人。愈早踏进洛克的生活的人，在1985时年龄就愈大。我每次去敲门，门开了，总是出现一个金发高个子男人，身材魁梧的伟丈夫，一眼就让人觉得是个爽直的人。这几乎象是一出喜剧了。他通常都有一撮小胡子。但这些男人没有一个和同一个洛克·赫德森发生过关系。

事情搞得愈糊涂，我就愈加抓住不放，愈想搞个水落石出：究竟事实真相是什么？最后写成的这本书就不是一本名人讲、作家修饰编辑的“有闻必录”式的常规传记。洛克因为健康不佳，请他的朋友们来帮他讲述他的生平，我就得以集思广益，把事情讲述周全。

我从马克·米勒和乔治·纳德尔开始，他俩是洛克的“一家子”——从1951年以来便互相忠诚不渝的铁哥儿们。马克和乔治都有日记，马克还当过洛克的秘书，对1972年以来发生在

“城堡”里的事情历历在目。我们一起工作了三个月，全天采访，一周四次。刚开始时，马克和乔治小心翼翼，字斟句酌，但到最后时，他们便无所保留了。我们变成合作者，努力解开一个困扰了他们三十年的哑谜。

下一个我找汤姆·克拉克，他和洛克同居的年头最长，关系最亲密。汤姆把他记得的事情全都说了，并指引我去找另一些在洛克的一生中占重要位置的人。马克、乔治和汤姆为这本书提供了基本构架。为了充实内容和集思广益，我采访了六十二个人，他们都知无不言，并照录在案。凡有互相矛盾和争议的地方，我都在书里一一标明。

在每一章的开头，都有洛克的几段自述，这类自述也散见全书各处。这些文字全都摘自我对洛克的采访记录以及别的采访记录。

洛克在临死前签署了一封信，吁请他的朋友们和我合作，讲明事实真相，“无所遗漏”。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个奇怪的和不好办的要求。洛克曾训练他的朋友遵守“三缄其口”的规则，特别是在作家面前。凡被接纳进内圈的人都受到告诫：切勿向报界透露发生在“城堡”内的事情。违反规则者便遭开除。

为什么现在洛克要给他的朋友们开禁呢？许多人生怕被采访。洛克的神志是否正常？他知道他签署的信里写的是些什么吗？他们该透露洛克生前从未公开承认过的事情吗？

有些人决定不参与其事，但我接触的大多数人同意开口。那是洛克的愿望，而洛克是“一家之主”啊。四十年来他一直名声显赫。他在每季有新星起落的银河系里是一颗稳定的星星，他在死后还要稳定一个时期，继续闪闪发光呢。

洛克·赫德森的追悼仪式开始之前一小时，马克·米勒独自坐在“城堡”的最大一间起居室里。在房后的槌球场上搭了一个白色的帐篷，一支四人弦乐队在演奏，来宾们正在入座。马尔克·克里斯琴在厢房里威胁说，他要就赫德森的房地产提

起一项涉款数百万美元的法律诉讼。在超级市场里出售的每一份小报上都登了洛克的照片。

我在马克·米勒身边坐下。“天气真好”。蓝天闪闪发亮，气温是九十度。

“洛克定制的，”马克说。他指了指天空。“洛克在天上和玛丽莲·梦露共进午餐。他俯视大地说，‘我们留下了个烂摊子，对不对？’”

我们大笑。马克继续说：“玛丽莲表示同意。‘我们本周都上了《人民》的封面，’她说。洛克说：‘嗨，我挂上了头牌。’”

第一章

巴黎。我不想听你们谈巴黎。那儿很冷。我病了，懒得去看大夫了。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束手无策。我不打算去什么臭巴黎了！

1985年7月，洛克·赫德森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管家詹姆斯·瑞特每天早上都发现他的床单浸透了汗水。洛克的体重从225磅跌落到170磅。他咽食困难。满身的疹子痒得他难以忍受。他开始忘事，老是穿着短马裤在房前屋后瞎转悠。

除了大夫们，全世界只有四个人知道洛克得了爱滋病：他的秘书马克·米勒；和米勒同居的乔治·纳德尔；詹姆斯·瑞特；洛克的一个演员朋友迪安·迪特曼，洛克在得知自己的病症后不久便向他吐露了秘密。这四人一年来眼睁睁地看着洛克形销骨立下去，然而仍坚持工作，幻想着上天保佑平安无事。

他们隔些日子便劝他去巴黎一次，他在1984年曾去那里注射过试验药HP A23。这种药据信能抑制爱滋病病毒，但是它的作用方式很象胰岛素——病人必须连续使用。注射一停止，病毒便继续增生。当洛克离开巴黎时，治疗似乎颇见成效。验血时没有发现爱滋病病毒。洛克答应他的医生杜米尼克·道尔蒙几个月后就回巴黎，但将近一年过去了，洛克不想回去。每当朋友们提起此事，他就说，“我不想听你们谈臭巴黎！”

相反地，他在《王朝》里演了九个插曲，而当桃丽丝·戴请他作为她的第一个客人参加由克里斯琴广播系统录制的节目《桃丽丝·戴的密友们》时，他答应了。他去加里福尼亚州的卡

默尔录象的头天晚上，马克·米勒对洛克说，“我认为你不该去。”

“为什么不去，我身体挺好。”

“你身体不好。”

“你什么意思？”

“你脸色不好。你不该在公开场合露面。会有记者招待会的，摄影记者会涌上来抢你和桃丽丝再度见面的镜头的。”

洛克挥了挥手——这是他惯用的堵人嘴的手势。“桃丽丝就指望我去呢。我不能让她失望。”

马克便给准备陪同洛克去卡默尔的戴尔·奥尔孙（洛克的新闻代理人）打电话，要他劝说洛克放弃此行。戴尔答应试试。次日下午，戴尔包了一辆豪华轿车^①去“城堡”接洛克。他发现洛克穿戴整齐，行装齐备，但躺在门旁的一张木头长椅上睡着了。戴尔叫醒了他说，“洛克，这太可笑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不过你看来是病了。我取消……”

洛克坐起来。“来吧，我们走！”他象个老人一样步履维艰地走向汽车，嘴里嘟嘟囔囔地钻了进去。

在去机场的路上，他一直昏睡不醒。在去卡默尔的飞机上也是如此。戴尔不断地劝说，“为时还不太晚，我们可以取消……”

“没门。我答应了桃丽丝的。我要去践约，就是这么回事！”

洛克在卵石海滩的团聚会上迟到了。他到了鹤鹑饭店后便睡着了，戴尔希望他一直睡到记者招待会结束。但是洛克醒来了，拚命找他的刮胡刀，找到了，刮完脸，正好赶上最后的五分钟。

当他步入会场时，桃丽丝·戴说，“糟糕透了。我不动声色，但内里心都碎了。我要把他弄出会场去，看着他说，你干么非

① 这是一种没有出租标志的出租车。——译者

要来呢？”

后来当记者招待会的一些镜头出现在电视上时，洛克的头发显得油腻发粘，衣服也不配称。但他用胳膊围着桃丽丝，用无限温柔的眼光看着她。“我在看你的另外一部影片，”他柔声地说，“后来我看到了一部你和我在一起的影片。你知道不同在哪里吗？在你。”

“不会吧！”桃丽丝说。

洛克用手指触摸她的脸颊。他们显得那么安详自在，就象一个男人和他的亲爱的伙伴在一起欢度晚年。当他抚摸着她的脸，盯着她的眼睛看时，他仿佛在说，“我们过了美好的一生，对吗？”

第二天早晨，桃丽丝试图说服洛克不要去录象。她替他做了早餐，他们坐在她家的阳台上，晒着太阳。她注意到洛克只是拨弄着他的食物。“我很为你担心，”她说。“如果你身体不行，就不要去录那个节目了。出什么毛病啦？”

“我要去出场，”洛克说。

“请别去了！你不必……”

“我要去。”

桃丽丝直直地看着他。“你不给我说实话。”

“我得了感冒。我掉了好些体重，我能恢复过来。”

“你得了厌食症？你认为你太胖，需要瘦下来？”后来，桃丽丝说：“我绝没有想到什么爱滋病。”

洛克告诉她只是感冒而已。她问他采取了什么措施，他的朋友们有什么看法？“我认为你需要另外找个大夫。我认为你应当听听别的意见。我认为你应当采取点措施。”

“你真的认为我应当？”洛克说。

“是的。”

“好吧，我会的。”

洛克和桃丽丝驱车去石松牧场录制《桃丽丝·戴的密友们》。桃丽丝说，“我们一点也不催促他。我们让他按他自己的速度行事，我们笑声不断，就跟当年一样。他笑得更多，我们简直象发了疯似的。”

节目要求洛克登上一辆摇摇晃晃的老公共汽车，与桃丽丝和她的狗在场地上散步，和坐着回忆往事。洛克一有机会便爬进拖车里他的临时休息室去躺下。第二天拍完戏后，他被邀与摄制组和桃丽丝共进晚餐。他说，“不啦，我要去赶飞机。我必须去参加一个生日宴会。”

桃丽丝说，“我知道根本没有什么生日宴会。他捏造的。我知道他肯定只是想回家去睡觉。”当然，她是对的。这个电视节目将是洛克·赫德森的最后一次演出，而合作者桃丽丝·戴看来是最合适、最令人满意的了。

洛克回到“城堡”时显得比离家时更瘦弱了。他看来已命如游丝。马克·米勒态度坚决，他说他已替洛克和迪安·迪特曼买好两天后去巴黎的机票。他已和道尔蒙大夫作好收治洛克的安排。他给洛克看一封朋友的来信，此人名叫鲍勃·达赛，也得了爱滋病，曾在巴黎住了13个月接受HP A治疗。达赛的信上说他的体重增加了，一天游泳两英里，感到很壮实。

洛克重重地叹了口气。“好吧，我去……但不要迪安。我要和朗·强乃尔一起去。”马克挑中迪安·迪特曼，是因为迪安了解洛克的病况，知道如何应急。他没有考虑让马克·克里斯琴陪同，因为这两人已有相当日子互不来往了。他们已各自单过，虽然克里斯琴还睡在“城堡”的一个单间里。当洛克说他愿意和朗·强乃尔同行时，马克说他就取消迪特曼，去换票。反正无论如何要把洛克弄回巴黎。

朗·强乃尔是洛克在1983年雇来家里陪练体操的私人教练。朗是个高大、肌肉发达、身材魁梧的青年，一头浓密的黑

发，他那种稚气的幽默感和洛克一拍即合。他们成了好朋友。朗起初是早上来“城堡”陪练一小时，一周来几次；然后一周来五次；然后他留下来吃午饭，呆到下午。他和洛克又笑又闹，玩拼板游戏。他们一起练操，朗就鼓励他：“来吧，伙计！”

朗让“城堡”里的所有人都明白他是个有品德的人，除了洛克的友谊，他别无所求。但是全体工作人员都眼看着洛克对他愈来愈迷恋了。“他干脆就坐在窗边等着朗，”马克·米勒说：“他一醒来头一件事就是问‘朗来电话了吗？他什么时候来？’朗干的每一件事他都说好。”

洛克在1984年曾让朗陪他去欧洲参加杜维尔电影节并一起度假7周。洛克想把他作为理疗师继续雇用下去。朗当时并不知道洛克去巴黎是为了找道尔蒙大夫注射HP A 23。治疗方案要求洛克每隔一周来巴黎一次，早上注射3个小时。洛克对朗说他早上要去参加剧本讨论会，他带上公文包离开饭店，偷偷地坐出租车去珀西医院。

不必在巴黎的时候，洛克和朗便去伦敦、罗马、巴塞罗那和圣特罗佩兹，在地中海扬帆遨游。这是朗第一次访欧，洛克乐于当他的导游，处处头等款待。洛克和朗都说他们从未享受过如此美妙的旅行。

一年后，当洛克要求朗摒弃一切和他重返欧洲时，朗高兴得跳了起来。他收拾好行李，作好次日启程的准备。

这一次，马克·米勒和詹姆斯·瑞特告诉大家说洛克是在日内瓦接受特别治疗，医治厌食症。预定周末晚10点起飞。星期五，马克驱车去帕姆迪瑟特，他和乔治在那儿有一个家，共度周末。马克那天夜里无法入睡。他凌晨四点叫醒了乔治。“我有预感，我们该回去看看洛克能否顺利成行。”马克心慌意乱，乔治试图安抚他。“我担心我们将永远见不着他了，”马克说。

詹姆斯在星期六从“城堡”来打电话。“赫德森先生极度软弱，走不了路。他粒米未进。我看他上不了飞机。”马克和乔治